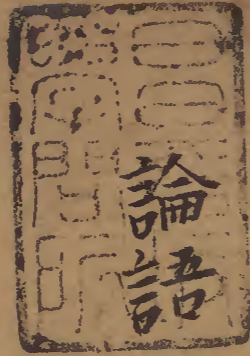


四書節解圖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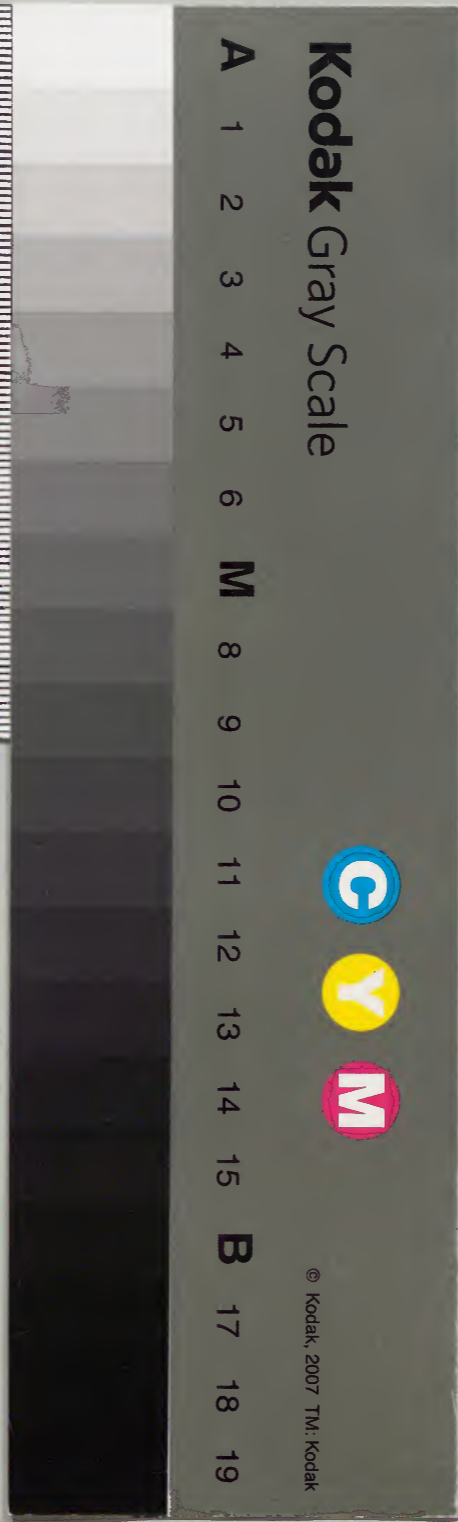
八



漢	八	五	七	類
書	二	五	七	號
門	一	五	七	函
	六	五	七	架
	一	五	七	冊

內	八	五	七	類
閣	二	五	七	號
文	一	五	七	函
庫	六	五	七	架
	三	五	七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557	
冊數	16 (8)		
函號	277	223	



四書引經節解圖考卷之八目錄

下論

淺草文庫

子路篇

子路問政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

衛君待子而為政

誦詩三百

魯衛之政

子謂衛公子荆

子適衛入齊曰人面苟有用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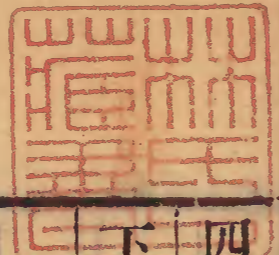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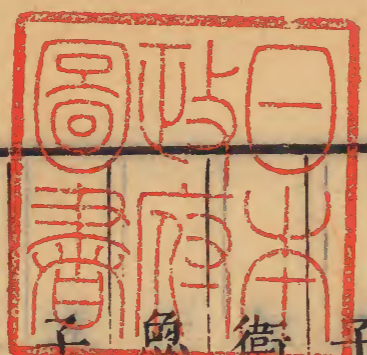
為治久速之要圖與之善人為邦百年

子曰如有王者

冉子退朝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

居處恭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

斗式制圖

筭式制圖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 君子易事而難說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 近仁圖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 子曰以不教民戰

憲問篇

恥圖

克伐怨欲圖

克伐怨欲

士而懷居

邦有道危言危行

有德者必有言

羿善射彘盪舟

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

慶之能勿勞乎

子曰為命裨諶草創之

或問子產

子西

問管仲曰人也

孟公綽為趙魏老

臧武仲

子問公叔文子

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

桓公殺公子糾 桓公九合諸侯圖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

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

陳成子弑簡公

子路問事君

子曰君子上達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

子曰君子恥其言

子曰君子道者三

子貢方人

不患人之不己知

不逆詐不億不信

微生畝

微生畝謂孔子曰

驥不稱其力

或曰以德報怨

子曰莫我知也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

子曰賢者辟世

子路宿於石門

子擊磬於衛

子張曰高宗諒陰

子路問君子

原壤夷俟

闕黨童子將命

其六

五

四書引經節解圖卷之八

明

新安吳繼仕公信甫編纂

吳文英子含甫

秋浦吳應箕次尾甫點定

吳聞禮去非甫

叅訂

子路篇

子路問政

朱子曰勞苦亦人之難事故以無倦勉之張南軒曰
 先之勞之固足以盡為政之道矣而子路猶請益則
 復告之以無倦使之敦篤乎是二者而已蔡覺軒曰
 夫子方荅以先之勞之子路遽又請益則其勇者之
 意可見故但告以無倦所以揀其勇躁之失也饒氏

曰。大。凡。事。使。人。為。之。則。易。身。親。為。之。則。憚。其。難。先。之。勞。之。皆。是。不。便。於。上。的。事。所。以。易。倦。故。夫。子。以。無。倦。勉。之。况。子。路。勇。者。易。得。始。勤。終。怠。尤。不。容。不。告。之。以。此。胡。氏。曰。子。張。堂。堂。子。路。行。行。皆。易。銳。於。始。而。怠。於。終。故。答。其。問。政。皆。以。無。倦。告。之。子。張。少。誠。心。故。又。加。之。以。忠。

此太推求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

饒氏曰。仲弓之心。不如聖人之廣大。仲弓以自己聰明為聰明。故有焉。知賢才之問。聖人則以天下之耳目為耳目。故說舉爾所知。爾不知。人其舍諸。如仲弓之言。則局於所知之有限。如聖人之言。則未嘗求以盡知。自無往而不知。雖合天下之賢才。舉而用之。可也。

衛君待子而為政

金仁山曰。此據孔子世家。又按年表。陳楚昭卒之年。魯哀公之六年也。孔子在陳。則是自楚反陳。非反衛也。按衛世家。則齊弒悼公之年。哀之十年也。孔子始自陳至衛。非自楚反也。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蓋思魯之狂士。則其自陳至衛。乃過衛耳。而輒致公養之禮。遂有待子為政之意焉。及聞正名之說。非其所樂。故孔子尋去之。而歸魯。若曰。自楚反而即在衛。則是不可久而久也。故皇極經世。於丙辰書孔子自陳至

四書圖考 卷八 二
衛丁巳書自衛反魯則孔子久速之可於此見矣
鄆陽朱氏曰此見聖人捄亂之本衛輒之事兩見于
論語必也正名是夫子正言其義不爲衛君是因論
夷齊而知夫子不與之心大抵衛輒之事非夫子不
能正夫子之心非子貢不能知

誦詩三百

胡氏曰習溫柔敦厚之教者必能爲慈祥豈弟之政
必能爲溫厚和平之言要之三百篇固多易三百八
十四爻書五十八篇禮三十三百春秋二百四十二
年之事皆多也窮經而不能致用皆多而無益者也
舉詩以例其餘

魯衛之政

魯周公教伯禽治魯曰尊尊而親親其後哀公失政
季氏專魯君不君而臣不臣武王誥康叔治衛曰明
德而慎罰其後蒯聵出奔子輒拒父父不父子不子
○是歲魯哀公七年衛出公五年衛之政父不父子
不子魯之政君不君臣不臣卒之哀公奔於邾而歿
於越出公奔宋而亦歿於越其不相遠如此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

公子荆一名公南楚衛大夫獻公後三年季札適衛

見公子荆而說之曰衛多君子靈公十三年公之兄
五縶狎司寇齊豹奪之司寇與鄧齊豹將殺縶適
公在平壽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齊豹帷於門
外而伏甲焉齊豹用戈擊中公孟之肩殺之靈公聞
亂乘驅自閭門入公南楚驟乘齊豹射公中南楚之
背公遂出郭○陳氏曰士庶之家多循理世祿之家
多怙侈其執然也荆爲衛之公子善於居室而未始
有累焉此季札所以謂之君子也○薛氏曰公子荆
爲君驟乘以身衛賊而免君於難則孔子之所稱者
不徒在於居室而季札謂之君子亦必更有在矣

子適衛

饒氏曰制田里薄賦歛立學校明禮義各是兩事相
因田里是富之之原不制田里則衣食無所從出如
何可使之富然田里雖制而不薄賦歛則過取於民
非藏富於民矣學校是教之之地不立學校則教化
無所從施如何可使之明禮義然學校雖設而不明
禮義以道之則人心無自而開學校亦徒設而已所
以兩兩相因皆不可廢○陳氏曰庶而不富則民雖
繁其生而不厚其生富而不教則民雖厚其生而無
以養其生庶而富則民生厚富而教則民德正此帝

王作君師之事也後世庶而富之者已少况富而教之者乎○漢文帝之時煙火萬里可謂庶矣陳陳相因賜民田租可謂富矣○唐太宗貞觀四年米斗三錢行旅不齎糧取給道路可謂庶富矣

苟有用我者

張南軒曰暮月而大綱立三年而治功成然三年之所成者即其暮月所立之規模也克之而已矣許白雲曰暮月而可謂興衰撥亂綱紀靡立三年有成謂治定功成治道大備葉少蘊曰因衛不用已而言又論善人王者之功此書先後所記初無序亦有一時

之言而併記之者若此編是也所謂用我者非嘗試而使之也舉國委已而聽之也哀公以夫子為中宰一年而四方則之夾谷之會攝行相禮齊人遂歸魯侵疆及為司寇鬻羔豚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每用輒效如此况委國而聽之至於三年之久哉胡氏曰夫子言有用我者二一為衛不能用一為魯不能用即此亦可見魯衛之政兄弟矣

以夫子言 暮月可也 紀綱布 此聖人見用之效

三年有成 治功成

為治久速之效 以善人言 此善人為邦之效

百年可矣 強暴化

以王者言 必世而仁 教化浹 此王者受命之效

善人爲邦百年

饒氏曰勝殘是我之善化足以勝其殘暴去殺是民無極惡大罪可以不用刑殺唯其能勝殘所以可去殺謂之亦可者微萬不足之意似有未能必其殘果盡勝殺果盡去之意蓋亦所謂幾致刑措者也

子曰如有王者

三年有勇知方是勇於義者作爲之效三年而可足民是多才能者作爲之效五年七年而爲政於天下是師文王者作爲之效皆非善人之可能也此皆以政成遲速之效言之

冉子退朝

馮氏曰臣見君曰朝故其廷謂之朝廷季氏專魯之政其臣之見季氏亦曰朝僭禮之稱也○唐太宗父崩葬獻陵文德皇后崩葬昭陵太宗念文德皇后不巳乃作層觀引其臣魏徵同登以望昭陵徵熟視曰臣昏眊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臣以爲獻陵耳若昭陵則臣固見之帝悟卽爲毀觀孔子之意以爲此必家事耳若政事則當常與聞矣與此意正相似也○吳氏曰冉有仕季氏無能改於其德故夫子因其有政之語而深譏之可謂微而顯婉而嚴矣夫子哀公

十一年冬及魯年六十九明年為告老之年左傳哀公十二年春用田賦康子使冉有問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蓋至是不復以告矣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

張南軒曰欲速則斲於成而所為必苟故及不達見小利則徇目前而忘久遠之謀故反害大事黃氏曰事之久速有自然之次第事之大小有自然之分量循其自然之理而無容心可也一有欲速見小利之心則私心而非正理矣宐其不達而大事不成也饒氏曰見小與欲速相因纔要速成便只是見得目前小小利便處所以急要收效若是胸中規模遠大自然是急不得

居處恭

朱子曰發於外者比主於中者大槩必克積盛滿而後發於外然主於中者却是本敬專言如修己以敬只偏言是主事饒氏曰無事時此心無所作為只可於容貌上着箇恭及至事來則此心便要應事心若不在事上為事便鹵莽所以着箇敬至於接人則此心須視人猶己不可容些欺偽所以着箇忠天體物而不遺仁體事而無不在於居處容貌恭肅則仁

便在居處上。於執事時。此心戰兢。唯恐失之。則仁便在應事上。於與人時。能盡此而無所欺偽。則仁便與人上。若能常常於此。雖之夷狄而不棄此仁。便無間斷。陳氏曰。此與荅仲弓問仁章當參看。彼以敬恕言。此以恭敬忠言。蓋居處恭靜時敬也。執事敬動時敬也。忠卽恕之體。恕卽忠之用也。一而已矣。動靜恭敬表裏忠恕。又能持守而無間斷。則私意何所容。而仁豈外是哉。朱子曰。胡氏說三者先後。雖無明證。看來是如此。若未嘗告以恭敬忠。則所謂先難者。將何從下手乎。至於愛人。則又以其發於外者言之。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

輔氏曰。志存於隱而才見於顯。且志易肆而才難彊。故常人之志。患在於無所不爲。而其才則患在無所能爲。行已有恥。則是其志有所不爲也。使不辱命。則是其才足以有爲也。唯其志有所不爲。然後其才足以有爲也。○不獨貴於能言。蓋以行已有恥爲本也。○朱子曰。行已有恥。則不辱其身。使能盡職。則不辱君命。饒氏曰。有恥士之行。不辱命。士之能有其行。又有其能全才也。故可謂士。

斗式制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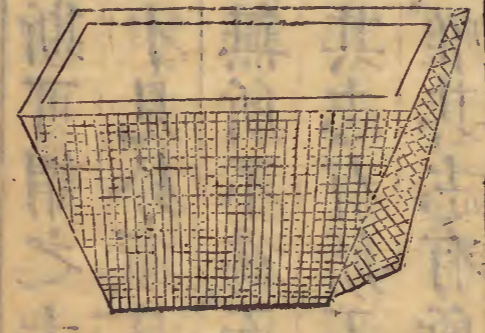
全木也對有...
前及曰...
子曰...
...



...

箒式制圖

...



...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

朱子曰狂者知之過狷者行之過陳先生曰進取進而有為以取於善也狂者知之過而行不及狷者行之過而知不及得聖人裁抑之激勵之使狂者力行以踐之而其見不荒狷者致知以明之而其守不狹則中道庶乎可得矣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

輔氏曰巫醫雖賤役然必有常乃可為之蓋交鬼禮而無常則鬼神不之享治疾病而無常則人何敢倚以歿生哉孔子稱其言而善之其所以警人者深矣

○周禮司巫中士醫部上士計雖賤役蓋執技以事
 上者○易恒卦之辭曰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傳
 曰恒者常久之義人而能恒則亨而无咎又必所恒
 者合於正道則利有所往也九三爻辭曰不恒其德
 或承之羞謂九三剛而得正本自有德而能恒者乃
 動於欲而不恒其德如此則士大夫國人賤之矣或
 者不知其何人之辭言人皆得奉而進之不知其所
 自來也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張南軒曰和者和於理則不苟同同者同其私則不
 能和黃氏曰和之與同公私而已公則視人猶已何
 不和之有唯理是視何同之有私則喜狎昵所以常
 同樂忌刻所以不和馮氏曰和如和羹異味而相調
 為一也同如雷同隨聲而無少別也和與同近似而
 公私不同如比周驕泰之類夫子故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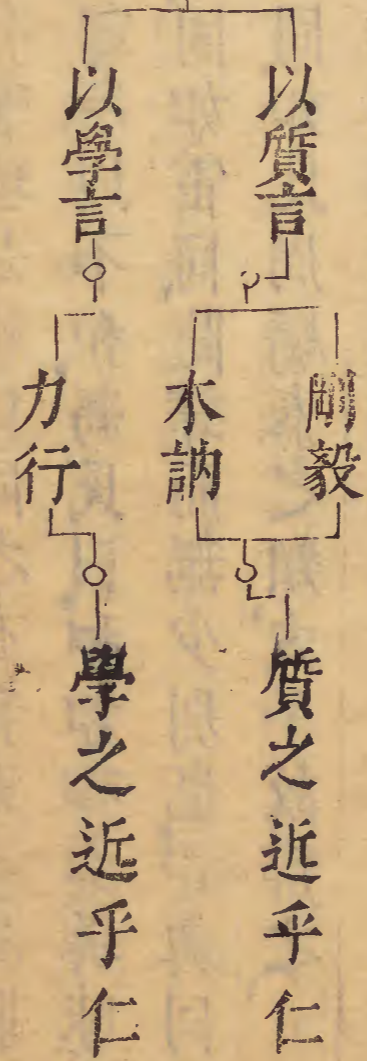
君子易事而難說

輔氏曰君子持已之道甚嚴而待人之心甚恕小人
 治已之方甚寬而責人之意甚刻君子說人之順理
 小人說人之順已君子貴重人木隨材器而使之而
 天下無不可用之人小人輕視人木故求全責備而
 卒至無可用之人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胡氏曰循理者泰之本逞欲者驕之根君子唯理是循富貴貧賤安於所遇無入而不自得故常舒泰小人唯欲之逞貪求苟取意得志滿常以自誇故常驕

近仁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曾氏曰剛必無欲毅能力行木無令色訥無巧言○胡氏曰四者天資之近仁者也加以學力則不止於近○陳氏曰反觀之則柔脆華辨之遠於仁可知矣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

朱子曰切切者教告懇惻而不揚其過德德者勸勉詳盡而不強其從二者皆有忠愛之誠而無動之害又曰懇到有苦切之意然一向如此而無浸灌之意又不可須詳細相勉如此方有相親之意又曰聖人見子路有龐暴的氣象故告之以此又恐子路一

向和說去子，又告之以朋友則切切惓惓，兄弟則怡怡，聖人之言是急地密。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饒氏曰：善人即善人爲邦之善人，天資好善之人也。教民不是專教之戰，教之孝弟忠信，則民知尊君親上之義，教之務農，則民知重本足食足兵，皆即戎之本也。亦可者，僅可之辭。陳氏曰：善人有忠愛惻怛之心，而其教民，又盡本末兼該之法，孝弟忠信本也，務農亦本也，講武之法末也，本末兼盡，且必七年而僅可即戎，兵其可易言哉。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吳氏曰：白虎通云：教民者，皆里中之民，而有道德者爲右師，教里中之子弟以道藝，孝弟行義，朝則坐於里門，弟子皆出就農，復罷亦如之。若既成藏，皆入教學，立春而就事，故無不教之民，非謂教之戰也。然其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則金鼓旗物之用，坐作進退之節，亦在所教矣。張南軒曰：所謂教者，教之以君臣父子長幼之義，使皆有親其上，或其長之心，而又教之以，節制如司馬法是也。若未之教而驅之戰，則是棄之死地而已矣。金仁山曰：使其心志習於孝弟忠信，親上友長之義，耳目習於金鼓車旗，身習於甲冑，手習於弓矢，行戎坐作，驅馳之節，即此二章觀之。黃氏謂言兵之最精者，莫如聖人。

憲問篇

以學言。

邦有道貧賤——無可行之道

碌碌庸人

邦無道富貴——無能守之節

莫非可恥

恥

以志言。

邦有道穀——不能有為

但知食祿

邦無道穀——不能獨善

以克言 好已之勝

氣盈

可以為難

以伐言 誇已之勝

以不行言

制之於外 此兼四
實藏於中 者而言

以怨言 憾未有得

氣

不可言仁

以欲言 求有所得

克伐怨欲。

克伐怨欲

胡氏曰克伐怨皆生於欲仁者純乎天理而無欲者也無欲則自然無克伐怨矣顏子私欲淨盡可以為仁憲之力制其欲者可以為難士而懷居不足為士矣

輔氏曰懷吾意所便安處便是利心為士者正誼而不謀利若於意所便安者戀戀而不能忘則為義之所常為者必不能知所徙矣內則損德外則廢業是尚足以為士哉史氏曰居為意所便安處則凡改過不速遷善不決聞義不徙以至去就取舍之間有貪

戀顧惜之意者皆懷居之所為也

邦有道危言危行

洪氏云危非矯激也直道而已遜非阿諛也遠害而已陳先生曰制行無時而可變持身之道也出言有時而不敢盡保身之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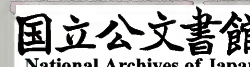
有德者必有言

程復心曰和順德也英華言也無私仁也必為勇也便佞口給無德之言也血氣之強不仁之勇也以必言則有此而於彼者可知以不必言則有此而於彼者未可知以或字言之則所以見其不必也饒氏曰

隨所得淺深皆可以為德皆可見於言仁則德之全也心無私累故能見義必為德未到此田地未必其能有勇也

羿善射夏盪舟

夷羿有窮之君也偃姓羿生五歲時父母與之入山處之水下以待蟬鳴還欲取之而羣蟬俱鳴遂捐而去羿為山間人所養年二十習弓矢仰天嘆曰我將射四方楚有弧父者生於楚之荆山生不見父母為兒時習用弓矢所射無脫羿從之學盡傳其道父有吉甫者亦以善射著羿又學射於吉甫初唐堯時有名羿者善射河伯溺殺人則射其左目風伯壞人屋



室則射中其膝，又誅九嬰、猱、猱之屬，有功於天下，歟。爲完布，人皆祀之。夷羿慕其爲人，因名曰羿。羿嘗從吳賀北遊，見雀焉，賀命之射。羿曰：「生乎其殺之乎？」賀請左目，羿中厥右，恥之。由是每進，妙中，高出天下。迨事夏王，王命射於方家之皮，征南之的，白中之，予萬金。不中，則削十邑。羿綾矢而色蕩，射之矢逸，再之又中，何以對？曰：「若羿者，其懼之爲災，而萬金爲之患也。人能遺其喜懼之私，與萬金之患，則天下亡愧於羿矣。」王曰：「善，吾乃今知無欲之道矣。」太康之立，滔淫無度，娛以自縱，畋有洛之表，十旬不反。夷羿于是因民弗忍，兵於河以距之。太康失邦，仲康立。于時羲和沈湎於酒，叛官離次，將夷羿是與。王命嗣侯征之，羿遽隱匿，及相立，爰逐相而自立。因夏氏代夏政，自鉏遷於窮石，滅樂正，后夔之子伯封，先有仍之女，美而黷，厥澤可監，夔納之，是謂玄妻。生伯封，貪殘忿戾，實有豕心。人討封，豕羿滅之。后夔是以不祀。羿于是益恃射，不修民事，忘其國，而鄙於從禽。武羅伯因，熊髡，範圍皆賢臣也，乃棄之。而信伯明氏之讒，子寒浞，又以蓬蒙爲受教之臣，浞乃烝取羿室，純狐爰謀殺羿。

樹之詐慝，內行媚，外施賂，而虞羿以於畋，內外咸服，而羿弗察也。八年將歸自畋，蓬蒙取桃棗殺之，家衆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衆殺之於國門。靡奔有鬲氏，泥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於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尋澆於過，處豷於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泥而立少康。少康滅澆於過，后杼滅豷於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羿一名澆，羿臣寒泥之子也。羿爲家衆所殺，泥因羿室生皋，力能陸地行舟，羿使皋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於過，夏后之臣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泥而立少康。少康滅皋於過。

君子尚德，小人尚力，迺戒羿皋尊禹稷，是尚德不尚力也。故許以君子葉少蘊曰：是時田恒之篡齊，六卿之分晉，三家之專魯，孰非欲爲羿與皋者。饒氏曰：此章意味極深，集註權力二字，正指三家而言。三家權力盛，而有無君之心，故以羿皋比之。夫子有德而無位，故以禹稷比之。三家無君，必至於亡。夫子有德如此，異日造物，必有以處之，而使之得位，故微其辭以形容之。孔子以其以禹稷比已，已難答，又以羿皋比三家，愈難答，所以不答。迺是孟懿子之兄，亦是三家

之子孫，乃有此等見識，尤所難得。故夫子俟其出而贊美之。輔氏曰：迺素號能謹言，而以此質於夫子，其所以闕世悼俗，尊尚聖人之意，備見於言外。夫子不荅於出而美之，可見聖人處事之密，而取善之周矣。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饒氏曰：仁是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少有間斷，便是不仁。君子之心，雖純是天理，然或少有間斷，故曰不仁者有矣。夫小人間有些天理形見，終爲物欲所蔽，決不能到純全田地，故曰未有小人而仁云。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東漢楊彪傳：彪子修爲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媿無日禪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爲之改容。○周禮：寺人，寺之言侍也，奄官也。詩大雅瞻仰篇：匪教匪誨，時唯婦寺。刺幽王嬖褒姒，任奄人以致亂之詩。輔氏曰：愛焉自不能不勞，以成之忠焉自不能不誨，以益之。此天理人情之至，莫之爲而爲者也。觀慈父之於子，忠臣之於君，則可見矣。許白雲曰：愛之能勿勞，大意上之親下，忠焉能勿誨，大意下之親上。如愛子策，則使之供灑掃應對之職，以勞之，方可謂之愛。如忠于君，有過則諫，方可謂之忠。若

篤愛而不勞，反害之也。盡忠而不諫，反陷之也。

子曰：爲命，裨諶草創之。

裨諶，鄭大夫也。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時馮簡子能斷大事，旣謀則使斷之。○世叔游吉，一曰子太叔，公子偃之孫也。以王父字爲氏。簡公二十一年，公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驛奔問於晉，而以告。子太叔曰：宋之盟，君將利小國，而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踣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其母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太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歿矣，不修德政，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易曰：迷復凶，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而棄其本，復歸無所，是謂迷復，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

侯也。吾乃休吾民矣。是秋遂如晉告。將朝於楚。及冬。楚子卒。明年夏。晉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祀子太叔。往見衛太叔。文子。文子曰。甚乎其城祀也。子太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宗周之闕。而夏肄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卽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隣。婚姻孔云。晉不隣矣。其誰歸之。子產治游楚之罪。成放之於吳。將行。子產咨於太叔。太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設管叔而放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定公八年。子產卒。太叔爲政。後五年。諸侯以王室故。會於黃父。子太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爲五味。發爲五色。章爲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爲禮。以奉之。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爲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爲夫婦內外。以經二物。爲父子兄弟姑

姊甥舅昏媾姻婭以象天明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
四時爲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爲溫
慈和惠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
於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
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鬥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
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
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於天地之性是以
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
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
自能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簡子曰

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公孫揮字子羽鄭行人也
簡公十七年聘于晉二十年鄭伯賞入陳之功賜子
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讓功子展而辭其賞
公固與之乃受三邑子羽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
失禮二十二年楚康王卒子羽會葬與諸侯之大夫
皆送於墓楚郊敖卽位王子圍爲令尹子羽曰是謂
不宜必代之昌松栢之下其艸不殖未幾圍果弑郊
敖而自立焉二十四年衛侯如楚過鄭北宮文子入
聘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太叔逆客事畢而出文
子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揮能知四國

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之以適於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太叔以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二十五年楚公子圍聘於鄭且聚于公孫段氏伍舉爲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既聘將以衆送婦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墀聽命令尹命太宰伯州犂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艸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圖蒙其先君將不得爲寡君老其殘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遠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有備請垂橐而入許之正月乙未入送而出楚公子圍及晉趙孟諸國之大夫盟於虢公子圍設服離衛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楚伯州犂曰此行也

辭而假之寡君子羽曰假不反矣伯州犁曰子姑憂子替之欲背誕也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及子其無憂乎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既退子羽語子皮曰叔孫綏而婉宋左師簡而禮樂王鮒字而敬子與子家持之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憂能無至乎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左傳昭公二十年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若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太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太叔悔之曰吾蚤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其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金仁山曰今按左氏前後應對諸侯多出子產昔者取印董父子秦太叔為令正不獲也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以此知子產能用三子之長雖有三子無子產不可也○程復心曰裨諶能謀世叔熟於典故子羽善於應對子產不自用已見故凡更此四賢之手非艸創則不詳非討論則不審非修飾則不精非潤色則不密蓋皆義理至到之言非若後世但說利害也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朱子曰子產心主於寬雖說道政尚嚴猛其實乃是要用以濟寬所以為惠人○胡氏曰子產為政黜汰侈崇恭儉作封洫鑄刑書惜幣爭承皆以豐財足用禁姦保民其用法雖深為政雖嚴而卒歸于愛故子以惠人蔽之

子西

子西楚公子申子西其字平王之庶長子也昭公二十六年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太子壬弱其母非嫡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瀆也王有嫡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讐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定公

四年吳師入郢昭王出奔子西為王輿服以保路國於脾洩聞王所在而後從王定公六年吳敗楚師楚國大惕懼亡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為矣言知懼而後可治於是乎遷都於嫫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哀十六年傳曰楚太子建遇讒在鄭適晉謀襲鄭鄭人殺之其子勝在吳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欲召之葉公以為不可子西召之使為白公請伐鄭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抹之白公遂作亂殺子西而劫惠子西以袂莽而死葉公與國人攻白公國寧此事在孔子卒之後○周禮二十五家為社書社謂以社

之戶口書於版圖者凡三百社○荀子仲尼篇齊桓公見管仲之能足以託國也是天下之大智也遂立以為仲父是天下之大決也立為仲父而國戚莫之敢妬也與高國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惡也高氏國氏齊世卿也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貴賤少長莫不秩秩然從桓公而貴敬之是天下之大節也○饒氏曰此篇凡說管仲夫子每護之孟子排管仲皆是揀時而然夫子之時人不知有王仲尊王亦是有功夫子所以護之孟子之時天下之人皆知尊伯術而賤王道孟子恐功利之說熾故於桓文管晏繫抑之

問管仲曰人也

聖賢論人有不同者同一子產也舉其重而言曰惠人數其事而稱之曰養民也惠即其乘輿濟人之事而言之曰惠而不知為政同一伯夷也孔子以統體言而曰賢孟子以一偏言而曰聖同一夷惠也以一事言之曰聖人百世之師以一德名之曰聖之清聖之和以一偏之弊言之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

孟公綽為趙魏老

孟公綽魯大夫襄公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魯北鄙公患之公綽曰崔杼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

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宅曰齊師徒歸

臧武仲

臧武仲名紇文仲之孫宣叔之子也短小多智時號為聖人成公十八年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於武仲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彘季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文子從之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於楚必亡大國行禮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况小國乎既而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襄公四年邾人莒人代鄆臧紇掾

鄆侵邾，敗於狐駘。國人逆喪者，皆鬻魯。於是始鬻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我召小子，侏儒是使。侏儒侏儒，使我敗於邾。十三年，將城防。武仲請侯農畢及冬，城之。衛獻公出奔齊。臧紇如齊，唁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臧孫紇，與之言道。臧孫說，謂其人曰：衛侯必入矣。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彝，作林鍾而銘魯功焉。武仲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爲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於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掇其歿，若之何其銘之？小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之道也。邾庶其以漆間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武子謂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

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皂牧輿馬其小者衣裳劔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灑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唯帝念功將謂由已壹也信由已壹而後功可念也二十二年春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

已已雨行何以聖爲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國之蠹也今倍其賦季武子無嫡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臧紇曰飲我酒吾爲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旣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潔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公鉏遂廢於是季孫愛臧孫孟孫惡之及孟孫卒臧孫入哭甚哀多淚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歿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疾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疾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歿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

於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孫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闕、以出奔邾、初、臧宣叔娶於鑄、生賈、及爲而歿、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夷子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爲出在鑄、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爲以納請、遂自爲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

害也、智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一勳、敢不避邑、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臧孫曰、無辭、魯人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母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嫡立庶、盟叔孫氏也、曰、母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母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齊侯將爲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

動不穴于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
 寧將事之非鼠何如乃弗與田仲尼曰知之難也有
 臧武仲之智而不容于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
 不怨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昭公十年平
 子伐莒取鄭獻俘始用人于亳社臧武仲在齊聞之
 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而魯無義視人如
 性將誰福哉
 卞莊子魯卞邑大夫也性好勇嘗刺虎管堅子止之
 曰兩虎方食牛牛其必爭鬪則大者傷小者亡從傷
 而刺一舉必有兩獲莊子然之果獲二虎齊人欲伐
 魯忌卞莊子不敢過卞莊子善事母母無恙時三戰

而三北交遊非之國君辱之莊子受命顏色不變及
 母歿三年魯興師莊子請從見于魯將軍曰初與母
 處是以三北吾甚辱焉今母歿矣請塞責遂赴敵獲
 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一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
 曰此塞再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三北將
 軍止之請為兄弟莊子曰三北以養母也是子道也
 今士節小具而塞責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反
 敵數十人而歿君子曰三北而塞責滅世斷家于孝
 不終也
 程復心曰四子各有所長而不能相兼又無禮樂以
 文之故智者至於要君勇者至於輕歿藝者至於聚

歛而不欲者，又或不能於小國之大夫也，亦難以爲成人矣。故孔子言必兼此四人之能，而又文之以禮樂，則集其所長，去其所短，而後可以爲成人也。武仲公綽、卞莊子以德言，冉求以才言，統言之皆德也。德成於內，統四者言之也。文見乎外，以禮樂者言之也。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所以見德成於內，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蔽，所以文見乎外，此是四路湊合得來所以成人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

公叔文子名絜，衛大夫也。獻公後三年，季札適衛，見文子說之曰：衛多君子，文子爲大令尹，三年民無敢

入朝。公叔子見曰：嚴矣。文子曰：朝廷之嚴也，寧云妨國家之治哉？公叔文子曰：嚴則下暗，下暗則上聾，聾暗不能相通，何國之治也？蓋聞之也，順鍼縷者，成帷幕，合升斗者，實倉廩，并小流而成江海，明主者有所受命而不行，未嘗有所不受也。文子升於瑕丘，蘧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我欲葬焉。蘧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衛靈公三十年，魯定公侵鄭，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衛南門入，出自東門，舍於豚澤。靈公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

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定之鞶鑑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為之質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太姒之子唯周公康叔為相睦也而效小人以弃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文子卒其子戌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晉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晉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歿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

子初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鱣而告之史鱣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鱣曰無害子能執臣禮猶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于難上下同之戍也驕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戍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惡公叔戍以其富也公叔戍又欲去南子之黨若宋朝之徒者南子愬之曰戍將為亂於是戍奔魯

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饒氏曰武仲只當請後不當據邑夫子不罪其請罪

其據邑也。使武仲請後果以防爲言，則要君之迹彰而易見。唯不以防爲言，則要君之心隱而難知。旣用背以要君，又欲逃罪以欺世。此夫子之言所以爲春秋誅意之法也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晉文公姬姓，名重耳。周唐叔虞之後，獻公之子也。獻公娶於賈，無子，烝於武公妾齊姜，生太子申生。娶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伐驪戎，得驪姬，生奚齊。其姊生卓子。重耳自少好士，年十七，有賢士五人，曰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自獻公爲太子時，重耳固已成人矣。獻公卽位，重耳年二十一，以驪

姬嬖，欲謀立奚齊。故居蒲城。旣獻公殺太子申生，使宦者寺人披趨殺重耳。重耳踰垣，宦者逐斬其衣袪。重耳遂奔狄。狄其母國也。是時重耳年四十三，賢士五人從亡，其餘不名者數十人。至狄，狄伐廡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以季隗娶重耳。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娶趙衰，生盾。居狄五年，而晉獻公卒。里克已殺奚齊。悼子乃使人迎，欲立重耳。重耳疑畏，不敢入。乃更迎其弟夷吾於梁。立之，是爲惠公。惠公畏重耳，謀欲殺之。重耳聞之，謀於趙衰曰：狄非可倚，願徙大國，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季隗笑

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重耳居狄，凡十二年而去，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及齊，齊桓公妻之，及曹，曹亦不禮焉，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千乘，及楚，子玉謀殺之，楚子送諸秦，僖之二十四年，秦伯納之，二十六年，宋以其善於晉侯也，叛楚，即親晉，楚令尹子玉伐宋，圍緡，伐齊，取穀，申叔侯戍之，二十七年，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如晉告急，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婚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掾之，則齊宋免矣。」三十八年，晉侯侵曹，伐衛，衛人出其君以說於晉，晉侯入曹，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使子

玉去，宋曰：「無從晉師。」子玉使宛春告于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掾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仇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携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于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于楚，子玉怒，從晉師，樂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以中軍公族橫擊之，楚師敗績，晉師三日館穀，是始則伐曹衛。

以致楚師之揀終則携曹衛以致楚師之敗爲陰謀
取勝譎而不正也○朱子曰呂伯恭博議論此一段
甚好雖太巧節節看來都是博議曰楚與宋皆有德
于文公者兼施則當兼報豈當有所偏助文公之心
則以宋弱國也因前日之德而親我楚強國也挾前
日之德而陵我今楚伐宋爲吾計者固當助宋以厚
其親我之心挫楚以奪其陵我之氣且吾方圖霸業
坐視楚之橫行而不較則霸權在楚矣然遽加兵于
楚則背惠食言其誰與我于是不攻楚而攻楚之所
必揀伐曹伐衛皆楚親暱外無背楚之名而內有怒
楚之實使兵端發于楚待其先動而後應之雖破將
而無背惠之名爲謀可謂譎矣此猶非其譎之好者
文公名雖救宋而實在于勝楚時天下之強國唯晉
與楚必先催楚之鋒然後可專霸于天下楚子固倦
于兵其狼戾而好戰者獨子玉耳不得蕩子玉之心
則知道而退唯不決矣于是執曹伯分曹衛
之田所以深激其怒而趣之戰也伐曹衛所以揀宋
也今楚果以愛曹衛之故將釋宋圍是適投吾欲也
我復曹衛彼釋宋圍何爲不許之乎非唯不許又執
宛春以辱之又私許復曹衛以挑之唯恐激而不怒

怒而不戰，是其心果在于勝楚，而不在于採宋也。人知文公採宋而止耳，孰知其譎之尤一至于此乎？至于退舍，則其譎又深矣。楚本無競晉之心，文公多方以怒之，迫而使戰。雖子玉不勝一朝之忿，然上則楚子，下則士卒，皆不欲也。乃退舍以避之，避之母乃使子玉得假以為班師之名乎？文公豈不慮此？蓋已料子玉于度內，明知子玉內懷為寶之謗，急于立功，以別耻，見吾之退，必謂脫敵功業易取，無若此時。雖退十舍，猶將來追，况三舍乎？文公之所以肯退者，先有以必楚之不退也。心欲戰而形若不欲戰，用以報德，用以驕敵，用以感諸侯之心，用以作三軍之憤，一世為其所眩惑，信矣。文公之善譎也。文公之譎，夫豈一端而已哉？三日而去原，欲自附於王者之師，然陵丘墓以脅曹，果王者之師耶？利小則用信，利大則用譎，三罪而民服，欲自附於王者之刑矣。然舍魏犢而屈法，果王者之刑耶？踈者則用法，愛者則用私，吾是以知文公之譎也。統而論之，大則如託狩以召王，小則如曳柴以設敵，未易徧舉。要不能出一譎之外。聖人之言可畏也。○晉文公譎而不正之事，周襄王以太叔亂出於鄭，晉文公納王入於王城，文公朝王請隧。

襄王弗許。○襄王以文公納已，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始啓陽樊，不服圍之。蒼葛呼曰：「德以柔中國，利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浮之也。乃出其民。○伐曹，假道於衛，衛人弗許。自河南侵曹，伐衛，取五鹿。○楚子圍宋，宋告惡。○齊侯盟於斂孟，衛成請盟，文公弗許。衛成欲與楚國人，不欲出其君，以說晉。衛成出居於襄午，聞楚師城濮，敗績，遂奔楚。○敗楚，至衡雍，作王宮於踐土。王子虎盟於王庭。○衛成與其臣元咺訟，文公執衛成歸之於京師。○會諸侯於溫，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胡傅、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於河陽。」○會王子虎及諸侯大夫盟於翟泉，尋踐土之盟也。○使醫衍酖衛成，甯俞貸醫使薄其酖，不歿。魯僖公爲之請，納玉於王，與文公皆十穀，乃釋衛成。○初，過鄭，鄭不之禮，至是與秦伯圍鄭。齊桓公，姓姜氏，名小白，太公之後，釐公次子也。初，釐公同母弟夷仲年歿，其子曰公孫無知，釐公愛之，令其服秩，比於太子諸兒。釐公卒，太子諸兒立，是爲襄公。始爲太子時，嘗與無知鬪，及立，出無知。襄公無道，羣弟恐禍及，故次第公子糾奔魯，其母魯女也。管仲

召忽傳之次弟小白奔莒鮑叔傳之小白母衛女也
有寵於釐公小白自少好善及無知弒襄公而自立
爲齊君大夫高傒及雍林人殺無知識立君高國先
陰召小白於莒魯聞無知歿亦發兵送公子糾而使
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管仲
使人馳報魯魯送糾者行益遲六日至齊則小白已
入高傒立之是爲桓公桓公之中鉤佯死以誤管仲
已而載溫車中馳行亦有高國內應故得先入立發
兵拒魯與魯戰於乾時魯兵敗走齊兵拚襲魯歸道
○齊桓公正而不驕之事左傳僖公四年齊侯以諸

侯之師浸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
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
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晉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
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
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爾貢包茅
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
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
昭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於陘夏楚子使屈
完如師師退次於召陵○夫責包茅之不貢問王祭
之不共所謂仗義執言然齊師雖強桓公能以律用

之而不暴楚人已服卽退師召陵而侯其盟桓公又以禮下之而不驕所以爲正而不譎也○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夫責○與魯莊公會於柯而盟將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於壇上曰反魯之侵地桓公許之於是遂與曹沫三敗亾地○山戎

伐燕燕告急於齊公據燕遂伐山戎至於孤竹而還燕莊公遂送桓公入齊境桓公辭之○魯哀姜淫於公子慶父弒閔公哀姜欲立慶父桓公使高子使魯平魯難定僖公召哀姜殺之○狄伐邢桓公帥諸侯師揀之邢遷於夷儀桓公帥諸侯師城之○狄人滅衛桓公城楚丘以封之○楚令尹子元無故以公車六百乘伐鄭桓公帥宋師揀之○周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太子鄭而立王子帶桓公帥諸侯會太子於首止以定其位○桓公盟於甯母鄭伯使太子華聽命於會言於桓公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

若君去之以爲成，我以鄭爲內臣，君亦無不利焉。桓公辭之。○周惠王崩，襄王惡太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於齊。桓公帥諸侯盟於洮，襄王定位焉。○桓公會諸侯於葵丘，明王者之大禁，王使宰孔賜齊侯胙，且曰：無下拜。桓公曰：天威不遠咫尺，下拜。受登輔氏曰：桓公責其以包茅不貢，及昭王不復二事，進次而不遂戰，既服而與之盟，是仗義執言，不由詭道也。文公始則伐曹衛以致楚師之挾，終則復曹衛以攜二國之交，是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也。就霸者之中論桓文之事，則文譎而不正，桓正而不譎。若

較王者，表裏無疵，粹然一出于真者，固不可同年而語矣。齊氏曰：二公之霸，皆以勝楚，楚罪莫大於僭王猾夏。孔子爲春秋書齊曰：侵蔡，蔡潰，遂伐楚，而於晉僅書曰：及楚戰於城濮，則晉之有歉於聲罪致討也，亦已著也。陳先生曰：二公心皆不正，論其彼善於此，則桓稍優於文耳。晉文固譎，齊桓亦非純乎正者，求其粹然一出於正者，其唯王道乎。

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左傳：莊公八年，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

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服禮秩如嫡。襄公誦之，二人因之以作亂，遂殺襄公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九年春，雍廩殺無知。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來先入，秋，師及齊，師戰於乾時，我師敗績。鮑叔帥師求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仲仇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於生竇。

召忽、齊公子糾臣也。初，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使鮑叔傅小白，鮑叔辭。管仲與召忽往見之，曰：「何故不出？」鮑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今君知臣之不肖也，是以使賤臣傅小白。此賤臣知棄矣。」忽曰：「子固辭無出，吾權任子以死，亡必免子。」管仲曰：「不可，持社稷宗廟者，不讓事，不廣間，將有國者，未可知也。」子其出乎？忽曰：「不可。」吾三人者之於齊國也，譬之鼎之有足也，去一焉，則必不立矣。吾觀小白，必不為後矣。管仲曰：「不然，國人憎惡糾之母，以及糾之身，而憐小白之無母也。諸兒長而賤，事未可知也。夫所以定齊國者，非此二公子者，將無已也。小白之為人，無小智而有大慮，天不幸降禍於齊。」

糾雖立不濟非子定社稷其將誰也忽曰百歲之後
吾君卜也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
下吾不生也管仲曰夷吾之爲君臣也將承君命奉
社稷以持宗廟豈歿一糾哉夷吾之所歿者社稷破
宗廟滅祭祀絕則夷吾歿之非此三者則夷吾生夷
吾生則齊國利矣鮑叔曰然則奈何管仲曰子出奉
今則可鮑叔許諾遂傳小白僖公卒以諸兒長得爲
君是爲襄公襄公無道庶弟公孫無知作亂弑襄公
鮑叔牙奉小白奔莒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既
而雍廩殺無知小白自莒先入魯人納公子糾戰於

乾時管仲射小白中鈞魯師敗績小白踐位是爲桓
公桓公問於鮑叔曰將何以定社稷鮑叔曰得管仲
與召忽則社稷定矣君若欲定齊之社稷則亟迎之
遂遣使請管召於魯魯君乃遂束縛管仲召忽以與
齊使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吾不蚤
歿將胥有所定也今既定矣令子相齊之左必令忽
相齊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爲生
臣忽爲歿臣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歿公子糾可爲
有歿臣矣子生而霸諸侯公子糾可爲有生臣矣歿
者成行生者成名名不兩立行不虛至子其勉之歿

生有分矣，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君子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

管仲名夷吾，穎上人，少與鮑叔牙遊。鮑叔知其賢，善遇之。比與召忽俱爲齊公子糾傅。襄公立，鮑叔奉公子小白出奔莒，及襄公弒，管仲召忽奉子糾奔魯。齊人立公孫無知，旣而殺之。小白召自莒，管仲將兵遮莒道，射小白中帶鉤。小白佯死，管仲使馳報魯。小白先入得立，是爲桓公。桓公使魯人殺子糾，召忽死之。管仲請囚，桓公使鮑叔爲宰，辭曰：臣君之庸臣也。若治國家，其唯管夷吾乎。桓公曰：夫夷吾射寡人中鉤，

是以濱於死。鮑叔曰：夫爲其君勤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桓公曰：若何？鮑叔曰：請諸魯。桓公曰：施伯，魯君之謀臣也，夫知吾將用之，必不予我矣。若之何？鮑叔對曰：使人請諸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之於羣臣，故請之，則予我矣。桓公使請諸魯。如鮑叔之言，魯莊公以問施伯。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令彼在齊，則必長爲魯國憂矣。莊公曰：若何？施伯曰：殺而以其屍授之，莊公將殺管仲，齊使者請曰：寡君欲以親爲戮，若不生得，以戮於羣臣。

猶未得請也。請生之。於是莊公使束縛以予齊。使遂受之而退。比至三薰三浴之。桓公親逆於郊。鮑叔曰：管夷吾治於高後，使相可也。桓公授以政。三月，管仲請論百官曰：升降揖讓進退習閑，辨辭之剛柔，臣不如隰朋。請立爲大行。墾艸入邑，辟土聚粟多衆，盡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爲大司田。平原廣牧，車不結軌，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誠父。請立爲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賓胥無。請立爲大司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爲大諫之官。此五子者，夷吾一不如。然而以易夷吾，夷吾不爲也。君若欲治國強兵，則五子者存矣。若欲霸王，夷吾在此。桓公曰：善。使鮑叔爲大諫，與隰朋甯戚城父賓胥無輔政。管仲定四民之居，連五家之兵，作內政以寓軍，令設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祿賢能，反侵地，重聘幣，親諸侯。齊人大說。桓公五年，與魯莊公會於柯。魯將盟，曹沫以匕首劫於壇曰：反魯侵地。桓公許之悔，欲無與。管仲曰：小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竟與之。七年，桓公會諸侯於鄆，齊始霸。二十四年，魯莊公爲管仲城私邑小穀。明年狄人伐邢，管

仲言於桓公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抹邢。二十九年。桓公以諸侯之師伐楚楚。子使與師言。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云云。事見齊桓二十八年。桓公使管仲平戎於王。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受下卿之禮而還。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四十一年。管仲疾。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對曰。知臣莫若君。公曰。易牙如何。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如何。對曰。背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如何。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桓公不用其言。齊遂亂。管仲嘗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

也。管仲相桓公專且久，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強兵也。俗同好惡，其言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卑易行。桓公一戰而帖服者三十一國，南征至召陵，北征與諸侯飾牲爲載，以戮力同心，西征攘白狄之地，反胙於絳。大朝諸侯於陽穀，終桓公之世，滅國者五，城國者三，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至於葵丘之會，壹明天子之禁，王室賴之。九會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力也。陳牧軒曰：以私情言之，管仲若負子糾，以公義言之，管仲則不當警桓公。

輔氏曰：忘君謂不顧糾歟，事仇謂相桓，忍心謂心所當爲而忍爲之，使不爲，害理謂理所當然而拂之，使不然，忘君事仇，卽忍心害理也。

程子曰：桓公兄而子糾弟，襄公歿則桓公當立，此以春秋知之。春秋書桓公，則曰齊小白，言當有齊國也。於子糾則止曰糾，不言齊，以不當有齊國也。不言子非君之嗣子也。

莊公十三年 北杏 衣裳之會一

僖公二年 于貫

齊桓公主夏盟凡四

桓莊公十四年 于郟 衣裳之會二

僖公三年 陽穀

十餘年其會盟之見

公莊公十五年 于郟 衣裳之會三

此二會亦是

於經者共十五衣裳

九莊公十六年 于幽 衣裳之會四

衣裳之會不

一其于貫

合莊公十七年 于幽 衣裳之會五

僖公八年 于洮

陽穀又不

諸僖公元年 于榿 衣裳之會六

僖公十三年 于鹹

在九合之數其兵車

侯僖公五年 于首 衣裳之會七

僖公十五年 牡丘

見而已桓公威信足

圖 僖公七年 于甯 衣裳之會八

僖公十六年 于淮

以服人如此非管仲

僖公九年 于葵 衣裳之會九

此四會乃兵車之會此年桓公

何以至是

左傳僖公二十六年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曰晉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桓公是以九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程子曰管仲不歿觀其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乃知其仁也若無此則貪生惜歿雖匹夫匹婦之諒亦無也朱子曰召忽之失在輔子糾以爭國而不在於歿管仲之得在九合之功而不在於不歿仲之可以不歿正以小白兄而子糾弟耳夫子固非子仲之生而貶仲之歿也特以忽之功無足稱而其

歿不為過，仲之不歿亦未嘗害義，而其功有足褒耳。
 陳先生曰：仁有以心術之精微言者，非大賢以上之
 安仁，不足以當之；有以事功之顯著言者，如管仲有
 仁者之功，亦足以為仁矣。子路好勇，歿非所難，而處
 歿為難，故夫子不非仲，無歿節之義，反取仲有及人
 之仁，亦所以曉子路而箴之也。許白雲曰：子路疑召
 忽管仲，皆子糾臣，召忽歿而管仲不歿，恐是未能全
 心德之人，故有是問。然管仲之為人，雖未得為仁，其
 相桓公，恩澤及人，乃有仁人之功，故夫子重言如其
 仁，以申之。金仁山曰：禮記所謂與仁同功也。夫子傷
 周室之衰，諸夏之弱，夷狄之盛，而許管仲之仁，此聖
 人衰世之意也。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

此仁以功用言，亦曰以事功言，因其所至而許之也。
 子路疑管仲之未仁，正在不歿。夫子許其仁，則可以
 無歿之意在其中。子貢疑管仲非仁者，雖輕在不歿，
 而重在反相之，畢竟兩有疑焉。故夫子稱其功以明
 相桓之有為，不責其歿以明不歿之無害，是兩承子
 貢之疑，而重許管仲之仁也。但管仲之仁，未嘗有本
 源工夫，故與聖門之仁不同。

王珪魏徵不歿，建成之難。唐書王珪傳：建成為皇太子，授中書舍人，遷中禮
 遇良厚。太子與秦王建成弟世民有隙，帝責珪不能
 輔導，流雋州。太子已誅，太宗召為諫議大夫。魏徵傳

太子引為洗馬徵見秦王功高陰勸太子蚤為計太子敗王責徵謂曰爾間吾兄弟奈何答曰太子蚤從徵言不歿今日之禍王器其直無恨意即位拜為諫議大夫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

僕衛大夫初為公叔文子家臣文子與之同升諸公輔氏曰知人智也忘已公也事君忠也有是三者則理順章成而燦然可觀矣安得不謂之文哉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衛靈名元襄公子其先康叔之後也初襄公有賤妾

幸之有身夢有人謂曰我康叔也今若子必有衛名而子曰元妾怪之問孔成子成子曰康叔者衛祖也及生子男也以告襄公襄公曰天所置也名之曰元襄公夫人無子於是乃立元為嗣是為靈公孔子至衛靈公聞而喜郊迎孔子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靈公謂孔子曰有語寡人為國家者謹之於廟堂之上而國家治矣其可乎孔子曰可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已者亦知得之人所謂不出環堵之室而知治天下者知反之已者

也居頃之或譖孔子於靈公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
一入孔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月餘反乎衛主蘧
伯玉家靈公夫人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君子至
衛必見寡小君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靈公襜被
以與婦人遊子貢見公公曰衛其亡乎對曰昔者夏
桀殷紂不任其過故亡成湯文武知任其過故興衛
奚其亡也孔子居衛月餘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
驟乘出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於是醜之去衛
既而復反乎衛主蘧伯玉家靈公問兵陣孔子對以
未學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意不在孔子孔

子遂行公近癰疽彌子瑕三人者專君之執以蔽左
右復塗偵謂君曰昔者臣夢見君君曰子何夢曰夢
見竈君君憤然作色曰吾聞夢見人君者夢見日今
夢見竈君而言君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日者
并燭天下者也一物不能蔽也若竈則不然前之人
煬則後之人無從見也今臣疑人之有煬於君者也
是以夢見竈君君曰善於是廢癰疽彌子瑕太子蒯
躄與南子有惡欲殺南子蒯躄與其徒戲陽邀謀殺
夫人戲陽後悔不果蒯躄數目之夫人覺之懼呼曰
太子欲殺我公怒蒯躄奔宋已而之晉靈公遊於郊

令子郢僕郢公少子也。字子南。靈公怨太子出奔。謂郢曰。我將立若爲後。郢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更圖之。是時孔子自楚反乎衛。靈公卒。夫人命子郢爲太子。曰。此靈公命也。郢曰。亡人蒯瞶之子。輒在也。不敢當。於是衛乃以輒爲君。是爲出公。趙簡子欲入蒯瞶。衛人聞之。發兵擊蒯瞶。蒯瞶不得入。入宿而保。孔文子問兵於仲尼。仲尼不對。反魯。○許白雲曰。仲叔圍。卽孔文子。祝鮀。佞而免於世。王孫賈專衛權。卽問與竈者。三人本非賢者。而其才各有所長。靈公用之。各當其才。所以不喪國。夫子平日語。此三人皆所不許。而此章之言。乃若此。可見聖人不以其所短棄其所長。至公之心也。用人當以此爲法。但欲當其才耳。饒氏曰。治賓客得其人。則朝聘往來之際。無失禮於隣國。而不至於起釁召禍。治軍旅得其人。則邊豆淨嘉。牲牲備。而敵國不敢窺。治宗廟得其人。則籩豆淨嘉。牲牲肥臚。神人胥說。尤繫屬人心之本也。三者皆國之大本。故得其人。亦可以無喪。○祝鮀。字子魚。衛之大祝也。靈公二十九年。同文公合諸侯於召陵。謀伐楚。衛大夫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鮀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

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徼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境，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境。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臯黜將盟，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鮀私於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氏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醜類，以法則。周公用卽命於周，是使之職事於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墟。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續篚，旃旌，大呂，殷氏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蔡氏，封畛土。略君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閭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墟。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鞶，姑洗，懷姓九宗。

職官五正，命以康誥，而封於夏墟，啓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憇門王室，王于是乎殺管叔而誅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率德，周公舉之以爲已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爲伯甸，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甲，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畧，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王孫賈，衛大夫也，衛靈公三十年，晉帥將盟靈公於剗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侯者？涉陀成何曰：我將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軟，涉陀按衛侯之手及挽，靈公怒，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靈公欲叛晉而患諸大夫，賈使次於郊，大夫問故，

公以晉詭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為質大夫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背負羈縲以從將行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為患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代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代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不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

陳恒田完之後也左傳齊簡公之在魯也簡公悼公

陽生子壬也時從其父奔在魯闕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為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五月壬申成子殺闕止庚辰執公子舒州甲午殺之孔丘三日齋而請伐齊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辟不告退而告人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告朱子曰孔子因陳恒之事而正討伐之舉此天下之大義也斯事一正亂臣賊子無所容跡三綱可正九法可序而天下之事可以次第而舉是豈可不以為重而忽之乎程復心曰

哀公之不能討，三子之不欲討，聖人豈不知之，沐浴而告，行其義耳。朱子曰：哀公誠能聽孔子以討齊亂，則亦召夫三子而以大義招之耳。理明義正，雖或不從而孰敢違之哉。今無成命而反使孔子往而告之，則是可否之權決於三子，而不決於公也。況魯之三子，即齊之陳也，其不欲討之必矣。是則不唯名義之不正，而事亦豈可得而成哉。然夫子以君命之重也，故不得已而一往焉，而冀其萬一之或從也。而三子果以爲不可，則復正言之以明從違在彼，雖不敢必而君臣大倫所繫之重，雖欲不告而不敢以已，其所以警夫三子者亦深矣。胡先生曰：程子所謂上告天子者，經也。胡氏所謂先發後聞者，權也。然先發後聞謂魯也，非謂孔子也。馮氏曰：是年西狩獲麟，春秋絕筆焉，而不復書恒之事，蓋有所傷感焉，而魯之事不可爲矣。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洪氏曰：忠而犯之，所謂有犯無隱，欺而犯之，是犯上也。饒氏曰：事君以不欺爲本，然不欺甚難，雖是平日於慎獨上，實下工夫，表裏爲一，方能如此。今人自家好色好貨，却諫其君勿好色好貨，皆是欺君。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張南軒曰上達者反本窮理也下達者逐末徇欲也皆云達者如喻義喻利皆云喻也○胡氏曰夫子嘗曰下學而上達其所謂上下者天理人事之貫此所謂上達下達天理人欲之分也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陳氏曰同是學也爲人爲己之間古今之不同如此分焉學者當審其幾於用心之初可也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也
出子曰使乎使乎

蘧瑗字伯玉衛大夫獻公十八年孫林父以大師歌詩故懼懼禍將謀出之入見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從近關出殤公十二年獻公使告甯喜甯喜欲納之告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又從近關出獻公後三年吳季札適衛與瑗語說之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靈公立嘗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爲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

臣與孝子，不爲昭昭信節，不爲冥冥惰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蘧伯玉。是時伯玉賢行孚於國，公亦知之，以嬖於彌子瑕，故而不能用。史鯀亟言於公，將死，命其子曰：吾在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生，不能正君，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其子從之。公往弔，怪而問焉。其子以告，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殯之客位，乃退。彌子瑕而用伯玉。趙簡子將伐衛，使史默往視之，默還曰：蘧伯玉爲政，未可以加兵也。簡子遂

寢兵不出。靈公使伯玉之楚，逢楚公子皙於濮上。伯玉爲軾車，子皙曰：吾聞上士託色，其次託辭，其下託財，三者固可得而託耶？伯玉曰：謹受命。旣致使，昭王因問士伯玉曰：楚多士而不能用，昭王曰：何也？伯玉曰：子胥生於楚，逃之吳，吳相之，發兵攻楚，墮平王之墓，是吳善用之；蚡黃生於楚，走之晉，其治七十二縣，道不拾遺，城郭不閉，是晉善用之。今瑗之來，逢子皙於濮上，又將行矣，於是昭王追子皙而還之。伯玉歸與公叔文子，升瑕丘。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我欲葬焉。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伯玉篤行慎德，老

而不倦孔子在當時所與善者於齊則晏嬰於鄭則子產於衛則伯玉數人而已賢可知矣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楊氏曰恥之者恐其言之浮於行也過之者欲其行之浮於言也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知者不惑

朱子曰道體無窮聖人未嘗見其有餘也亦有勉進學者之意胡氏曰爲學之序以智爲先若德之成則仁又爲百行之首蔡覺軒曰以仁爲先猶自誠而明以智爲先猶自明而誠自誠而明正夫子之事而不自居故子貢以爲夫子自道也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齊氏曰孔子之於道也不得之則發憤忘食既得之則樂以忘憂此何暇於方人陳先生曰我則無暇及它人言外之意謂方自治也

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胡氏曰失於務外爲學之通患聖人每欲其反己以自力故不一言而已也

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黃氏曰未見其事而疑其必欺故爲逆詐未見其事

而度其必不實故為億不信然詐不信雖以事見而
可以理知故雖不逆不度而以先覺為賢者明誠也故

微生畝

微生畝魯人嘗譏孔子為佞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

陳氏曰以夫子而尚謂其栖栖為佞則畝之耿介固
執可想矣故夫子因而箴之夫立身待人自有中道
聖人萬不為柔佞之不及亦不為固執之太過也

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輔氏曰才與德皆本於天然才出於氣德根於理二

者雖不可闕一然出於氣者固不若根於理者之為
粹也○胡氏曰驥之任重致遠非力不可然有力者
不足言必言其調良也故觀人者不當言其才而當
言其德人亦不可徒恃其才而當以德為主也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

老子曰大小多也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
細饒氏曰老氏之說不問道理曲直只是不欲與人
結怨而已以德報怨說煞了不若以直報怨之語中
間涵蓄當報而報與不當報而不報皆在其中學者
玩味其意觸類而長則可為處事之權衡矣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曰何為其莫知子也

朱子曰不怨不尤則不責之人而責之已下學人事則不求之遠而求之近此固無與於人而不駁於俗矣人亦何自而知之耶及其上達而與天為一焉則又有非人之所及者此所以人莫之知而天獨知之也陳氏曰下學人事自然上達天理若不循下學上達去直欲上達則如釋氏覺之之說是也吾儒有一分學問則磨得一分障礙去心裏便見得一分道理有二分學問工夫則磨得二分障礙去心裏便見得二分道理從此惺惺恁地不令走走作則心裏統體光明渣滓淨盡便是上達境界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

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

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

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惡寮曰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孔子曰寮之愬沮吾道也道之興廢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子服景伯何昭伯回子也哀三年桓僖宮災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中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鬱攸從之蒙茸公室自太廟始外

內以悛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七年公會吳於鄆，吳徵魯百牢。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亦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弃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弃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尚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不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弃疾於我，乃與之。季康子欲伐邾，饗大夫以謀之。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于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為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不樂而出。秋季氏伐邾，以邾子來獻於亳社。邾茅夷鴻請挾於吳，明年吳師伐魯，國人懼。孟懿子謂景伯曰：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於夷，獲叔子與，析朱鉏。明日舍於庚宗，遂次於

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率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折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門、乃請釋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吳人盟而還、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於黃池、吳人將以公見晉侯、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玉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爲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君爲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而如邾、以事晉、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旣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謂太宰嚭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且謂魯不共而職、其賤

者七人何損焉。太宰嚭見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為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齊問丘來盟，景伯戒宰人曰：陷而入於恭，閔馬父笑。景伯問之，對曰：笑吾子之大滿也。昔正考父較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邠為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今吾子之戒吏人曰：陷而入於恭，其滿之甚也。周恭王能庇昭穆之闕而為恭，楚恭王能知其過而為恭。今吾子之教官寮曰：陷而後恭，道將為何。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

胡先生曰：天下為大，邦國為小，辟世辟地是辟其國，辟色辟言是辟其人。此程子所謂大小次第，而非以賢者之德為有優劣也。○吳氏曰：世與地以地執廣狹言，色與言以人事淺深言。若夫子則辟地辟色辟言而終不恐於辟世也。○史氏曰：聖人視天下無不可為之事，將以身老則衰，故志有弗遂矣。沮溺則果於忘世，樂與鳥獸同羣，而以辟世之士自居，蓋知之不明耳，非夫子所謂賢者之辟世也。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

張氏曰：聖人非不知道之不行，而皇皇於斯世者，天

地生物之心也。晨門賢而隱於抱關，知世之不可為而言已。未知道之不可以已。然味其辭緩而不迫，所養有過於荷蕢之果與。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

陳氏曰：聖人之心不能一日忘天下，亦如天地之心不能一日忘萬物，天地生物之心不以閉塞成冬之時而息，聖人之道濟天下之心不以天地閉，賢人隱之時而息也。聖人不能忘世之心，荷蕢初聞其磬聲而知之，然觀其既而曰以下之言，則非深知聖人之心者，要之果於忘世之人，豈能深知聖人所以不能忘世之心哉。

子張曰：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

高宗名武丁，小乙子也。武丁元祀歲在丁巳，王宅憂，其盤為相，三祀免喪，猶弗言。羣臣咸諫，王王夢上帝，賚以良弼，乃使人以形旁求於天下。是時說為胥靡，築於傅巖，厥象唯肖，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與之語，果聖人，爰立作相，置之左右，遂以傅巖姓之，號曰傅說。作說命三篇。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升鼎耳而雊。武丁懼，祖乙曰：王勿憂，先修政事。武丁修德行政，天下咸懼，蠻夷重譯而朝者，七國。戊子三十有二祀，鬼方無道，興師征伐，三年克之。殷道復興，五十有九祀，王崩，廟號高宗。子祖庚踐位，作殷武樂章以頌之。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

金仁山曰夫子懲子路之失以示工夫之難盡程子推敬字之極以見功用之無窮夫敬之功用固大然非一人獨敬便能如此感應亦唯上下一於恭敬則克積薰蒸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卽禮運篇體信達順之道也此當參考禮運上文又曰聰明睿智皆由此出夫敬又非塊然自守而目能安人及物也蓋唯敬則私欲不作心體日月所聞無所溺所見無所蔽睿聖通微智燭日廣所以事事處其當物物得其情則百姓人物無不安者且可以此事天饗帝况在人物有不可格者乎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

原壤周文王第十六子原伯之後孔子之故人也其母歿孔子助之木椁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乃歌曰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母失其爲親也故者母失其故也

朱子曰胡氏以爲原壤之喪母而歌孔子爲弗聞者矣今乃責其夷俟何舍其重而責其輕耶蓋數其喪母而歌則壤當絕叩其箕踞之脛則壤猶爲故人耳

盛德中禮見乎周旋此亦可見
鄭舜舉曰聖人之接物各稱其情惡之而遜其辭外
之也遇陽貨是也惡之而黜其罪親之也御原壤是
也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
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
欲速成者也

張南軒曰不止乎童子之所而自進於成人之列有
躡等之意無自重之心烏能以求益乎欲速成而已
如物之生循序而生理達焉若欲速成反害其生矣
故聖門之學先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事所以長愛
敬之端防傲惰之萌而使之循序以進也

黃氏曰禮之於人大矣老者無禮則足以爲人害少
者無禮則足以自害夫子於原壤童子皆以是教之
胡氏曰原壤老而爲賊是從幼不孫弟來今童子得
以馴揉其氣而閑習於禮間庶可免於原壤之弊也
與

